



校長視野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。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。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為

何法國總統 Hollande 的中文會被翻譯作奧朗德，而非荷蘭？為何法國首都 Paris 的中文會被翻譯作巴黎，而非巴黎士？早前我到喇沙書院演講，甫出校園，看見喇沙利道的路牌，頓時心生疑問，為何 La Salle Road 的中文是喇沙利道，而非喇沙道？因為這些原本是法文，中文翻譯都是以法語發音作根本，後者卻是以英文音譯。想像一下，兩個法國人在溝通時將法文字以英語發音讀出，法國人會覺得很奇怪。然而，這情況不時在香港發生，就算明明大家都是講廣東話的，卻偏以英文音讀出對方的中文名，就像我的名字陳繁昌，如果講粵語的人叫我 Chan Fan Cheong，感覺就如同法國人將 Paris 讀成巴黎士。這種以英文字音拼寫中文，大概已成了習慣，也是香港的特色。

其實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英粵拼音方法，由殖民地時代沿用至今，我想這大概是為了方便不諳粵語的外國人而設，好讓他們能更易讀出粵音，但以英文字音模擬粵音，始終不能反映實際粵語發音。拼音雖已算是接近，但粵語的九聲聲調畢竟仍是個挑戰。從前，外國人都叫北京做 Peking，現在大家都已跟普通話發音讀成 Beijing。有些拼音是歷史遺留下來，已變成習慣或是品牌，香港毫無疑問當然是 Hong Kong，北京大學叫 Peking University，而非 Beijing University，就算時移世易，這些都是不會更改的。

這不只是發音的問題，拼寫上也或會使人產生疑惑。有時當我讀英文刊物時，看見一些英文拼音的中文名，如果是名人的話，大家看見拼音就自然會聯想到是誰，但有些人的名字拼音，總令人摸不着頭腦，究竟文中所說的是誰？以前的年代，英文刊物的最後部分都會有詞彙，以供讀者參考。現

語言隨想

在香港的英文刊物通常在文章首次列出英文譯名後，以括號附加中文原名，讓讀者更易理解，我希望這種做法能獲廣泛使用。

能夠正確讀出別人的名字是種基本的尊重，這是在五年前出席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（KAUST）的畢業禮所體會到的。KAUST 是所國際化的大學，當時該校學生主要來自三大國——阿拉伯、中國及墨西哥，大會安排三位 Native speakers 以畢業生的母語（即阿拉伯語、普通話及西班牙語）宣讀畢業生的名字。在這個重要時刻，畢業生們當然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給唸錯，而且名字由母語唸出，更具共鳴及意義。

我亦非常明白這樣的模式是對學生背景及傳統的尊重，所以當時我回到科大，就提倡科大的畢業禮要採用兩文三語的模式，本地及內地同學可自由選擇名字以廣東話或是普通話宣讀，而對於其他國際同學，大學盡量會預先向他們了解他們名字的正确讀音，這也是尊重彼此本土文化的一種表現。

我日常與人溝通，當講到人名和地方名，都會盡量以當地語言去發音，儘管我們未必能夠每字讀到字正腔圓，但起碼這是對別人的尊重，我相信對方亦會欣賞。語言是每個國家和地方寶貴的文化資產，大家都十分重視母語的保存與其傳承。全球化為大勢所趨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，跨文化相處凸顯語言的多元價值，不同語言蘊含不同文化背景及價值，值得尊重及學習。下次，希望大家以粵語發音來叫我陳繁昌！

